

从性别视角论《红楼梦》 女性文化的“痴情”生命境界

李艳梅

(台湾南华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 台湾 嘉义 622)

摘要:《红楼梦》构建了一个以宝、黛为主所开展的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在此意义世界中, 展现了“痴情”的生命境界。小说在此深化了“痴情”的意涵, 此中, 从“情”出发的执迷、物我混融, 进至忘我的生命境界, 是小说刻意凸显的一个为世人所不解的意义世界。而此“痴情”的生命样态, 终究要面对执迷对象物的归于幻灭, 因此, 从“痴情”而至“感伤”的生命情怀, 便是必然的生命样态的发展。此种痴情而感伤的生命情怀, 它是单以对象物的“审美性”的“兴发”与“感通”来作为全心挹注投入的重心。《红楼梦》作为一部女性文化的构建文本, 它初步确立了一个大致的蓝图。我们在此文本中, 可就其中的代表人物身上, 看到了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中的生命样态。此“痴情”而“感伤”的生命情怀, 也可说是最具表征性的生命特色。

关键词:红楼梦; 女性文化; 意淫; 痴情; 感伤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920(2005)01-0010-09

一、前言

《红楼梦》可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具有性别反省高度的一部小说, 它以“为闺阁立传”的主述立场, 以“不让闺阁女子泯灭”为目的, 将这些可爱的女子们一一传述下来。小说也同时在这样的关怀基础上, 建构了一个有别于父系价值世界的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而为了凸显此价值世界的超越性, 以及非生理本质决定的立场, 小说也同时透过生理上是男性, 但在性别认同的价值文化上为女性的男主角宝玉, 来呈现这样的价值世界。这个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 不同于历来以男性为主体所建构的价值世界。^① 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体贴”特性以及独特的审美生命面向,^② 并进而展现出

“痴情”的生命境界。

本文从性别视角的角度出发, 以女性文化所呈现的“痴情”生命境界, 以及从痴情而来的无可自己的“感伤”生命情怀为探讨的核心, 以期呈现出女性文化的存在个体的生命特性, 及其与强调世道人情的男性文化的差异之处。

二、用情至深的执迷“痴情”

“痴情”一词在《红楼梦》中, 乃作为统摄某种生命状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指称词。身为女性文化中的重要代表贾宝玉, 书中对他生命样态的形容, 即藉由天上女儿国“太虚幻境”中的众女神代表警幻仙姑对其说“意淫”时道出“痴情”此关键性话语。“痴情”更可说是小说中, 用以区别于男性文化所强

收稿日期: 2004-10-15

作者简介: 李艳梅(1963-), 女, 台湾苗栗人, 文学博士, 台湾南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红楼梦》是站在一个有别于传统小说写作以及传统思想价值的立场上, 结合了性别而有的一部具有相当高的反省批判之作。鲁迅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的名言:“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 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颇能说明此小说文本的价值。本人以为《红楼梦》的反省批判的高度, 是强烈结合着性别(gender)而来的, 因此, 在以女儿为尊所刻画描绘的世界具有一种女性文化的特色, 这是和传统男性文化的价值世界有着丰富对话与反省意涵的。本人博士论文《〈三国演义〉与〈红楼梦〉的性别文化初探——以男义女情为核心的考察》(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2003年1月)中, 即初步以《三国演义》作为男性文化价值的代表性文本, 来与《红楼梦》此女性文本作一对照, 并凸显出女性文化的价值世界。

②关于此, 可参见本人《审美性与体贴——论〈红楼梦〉的女性文化意涵》一文的论述, 载《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调的合宜的“世道人情”与不合宜的“淫欲”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概念^①。

要了解“痴情”的意思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得先从自来所使用并界定的“痴”的意涵寻索起。

首先就“痴”字的意涵而言，《说文解字》“广”部解为：“痴，不慧也。”段玉裁即注曰：“痴者，迟钝之意。”由此可知，“痴”原本指的是天生智慧较差，或者是较迟钝的意思。尔后，到了佛教典籍传入中国并译为汉语之后，“痴”的意涵便进一步地丰富了起来。佛教三戒之一的“戒痴”的“痴”，指的就是人惑而不悟、迷而忘返的意思。因此，“痴”的意涵便逐渐脱离了原来指称生理上的“智慧较低”的意思转而带有文化价值的意义了；再加上六朝时代因士人重言谈及仪容表现的时代风气，“痴”进而也可指涉才华未及时显露，或不为人知者，以此意涵出发，甚至淡泊深静之人，也被视为“痴人”，例如晋著名的痴人王湛，《世说新语》“赏誉篇第十七”载有其简略的故事。刘孝标注引邓粲的《晋纪》说他：“隐德，人莫之知。虽兄弟宗族，亦以为痴。”所以，“痴”逐渐地就有着隐于世、不为世人所知或昧于人情者的意思，故而，至此“痴”便出现了与“人情”相对立的理解内涵，周汝昌说得好：“俗人（鄙俗、庸俗）的对待品目，不是‘雅人’，实应是‘痴人’。”^{[1] (P148)}

“痴”的意涵体现了一种与一般世俗规则、世道人情价值不一样的存在样态，所以，当用在感情投注的对象时，便说明了它不同于世人评判的标准。对《红楼梦》影响甚大的冯梦龙的《情史》一书中便有“情痴”一目，冯梦龙在书中所述的一则故事“洛阳王某”，颇能说明此中奥妙。王某与一歌妓两情相悦，用情至深，但歌妓为郡王所霸占，而此郡王下令王某须净身方能见妓，王某便去势以见，并留于郡王府中服侍。冯梦龙对此的评语，颇能说明“痴”的关键：“相爱本以为欢也，既净身矣，安用见为？……情之所极，乃至相死而不悔，况净身乎！虽然，谓之情则可，谓之非痴则不可。”

冯梦龙《情史》书中的“情痴”一目，颇具有另一

种指标性意义，“痴”表达了一种“用情的高度”，此用情的高度，不是性欲极致的表现，反而是超越了世人均以为的两性欢爱的必然发展，而这也是《情史》书中所要特意强调区分的“性爱”与“痴情”的不同。《红楼梦》延续此“痴情”的概念加以发展，特意与在性欲上的陷溺作区隔，以标示不同的价值世界。

以贾瑞对凤姐的淫欲之事为例，正可说明痴情与性欲上的陷溺的极大差异。在贾瑞对凤姐的追求过程中，贾瑞可说是愈挫愈勇，丝毫不退却地“耽溺”于对凤姐的执著中，脂砚斋在第十二回的回末总评便说：

请看贾瑞一起念，及至于死，专诚不二，虽经两次惊教，毫无翻悔，可谓痴子，可谓愚情……作者以此作一新样情理，以助解者生笑，以为痴者设一棒喝耳。^{[2] (P238)}

脂评透过贾瑞的例子，示范了痴情者的反面教材——“以为痴者设一棒喝耳”，这说明了贾瑞的例子并不是小说中提及的如宝玉那样的“痴”，而只是“肉欲之淫”罢了。关于此，脂评在六十六回回前评语，亦十分强调此间的区别：“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写作‘情’字……情必戒淫，情断处淫生，淫断处情生。”^{[2] (P674)}脂评所强调的这种“用情”是超越了淫欲，超越了现实利益的需要。所以，在男女之间若“用情”超越到摒除利益及肉体的性欲，而达到一种高度时，那便是一种“痴情”了，此“痴”与肉体欲望的淫欲有着极大的分别，这是“情”的挹注，而不是“性欲”的满足。所以，其展现的是属于心灵的层面，强调的是一种执迷地用情而可能为世道价值所弃的状态，以宝玉“痴情”常为世人所不解与讪笑便可知。扩而大之，既然痴情是一种“情的挹注”，自然此痴情的用情对象也并不仅限于男女之间^②了。

“痴情”的陷溺与执著，可谓表达了在用情上的一种高度，也是人们用情到极致的一种生命状态。这个状态，吾人可用“忘我的用情”^③来说明。

此“忘我的用情”是对当下的美好的人、事、物的一种无可自己的陷溺用情，而达至一种物我两忘与

① 男性文化主要可以“义”为其统摄性概念，此乃强调对人们的行为以及其他的价值概念，都可置于“义”所强调的“合宜”与“贞定”的意义架构底下而得到理解。就“情欲”而言，就可略分为两种情形，一个是合宜的情欲与行为表现，这就是所谓的“世道人情”；另一则是不合宜的、越过分际的“淫欲”。关于此详细的论证说明，可参见本人博士论文《〈三国演义〉与〈红楼梦〉的性别文化初探——以男义女情为核心的考察》下篇“男义女情的意义世界”（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3年1月）。

② 事实上，痴情或情痴，在本文与衍义中，都不必然从男女恋情上说，例如欧阳修的著名词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讲的就不仅是男女之情，以及明清文人常用的俗滥的几句“太上忘情，下愚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原指的是天伦骨肉的爱。所以，痴情的使用及其境界，原就不受男女关系所限。

③ 陈维昭从“圣爱”的角度认为：意淫是一种超越肉欲、性、男女爱恋之情的，它“不是占有，不是互爱，互惠，不求回报，而是给予，奉献”。此观点颇能作为本文论述的佐证。参见陈氏著《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第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物我混融在一起的境界，也因此，这种不计利害、不顾人我分际，陷溺在当下的情境中的种种心情与作为，往往是世道人情之人所不解的，因为它较不合乎世道价值所强调的“合宜”行事的标准。在世道价值世界中，强调了与人拿捏得宜的行事智慧，小说以“痴情”这种与世道人情的对立面的价值，来标示一种独特的生命状态，自然此生命状态是世道中人所不解与嘲弄的。由第三回的“西江月”一诗中，特意从世道人情的角度予“痴情”下一脚注便可知，该诗以“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来批注“痴情”之人，以此之故，贾府的熟谙世道人情之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会对宝玉有“孽根祸胎”“混世魔王”“痴痴傻傻”等评语便不足为奇了。

在女性文化的世界中，主要是以宝玉和黛玉这两个主角为准，来开启这样一个生命的特质与境界的。宝玉常将自己感情忘我地投入在对外在的人（此中自然包括了尊贵清净的女儿）、事、物中，于是便常被视为呆傻和可笑或者是着了魔的。世人看待此生命状态，只觉得呆傻得可笑的原因，细究起来是因为这与世人对现实人生的认知逻辑与认定的价值意义不相符合，例如小说透过两个外来的老婆子说宝玉：

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且是连一点刚性也没有……（第三十五回）

宝玉的这种奇情怪状，正显示了他的用情至深，他对星星燕子等说话，那是将自己的感情移情在别人视为无感情的自然之物身上。脂砚斋曾提及，原小说

未回给宝玉的封号便是“情不情”^①的，表示了他对不情之物，仍是有情的。所以在他拟人化的认知世界中，那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了。而服侍他的袭人也是最了解他、最知道他有些“呆病”的，往往是宝玉说出一些心底的真想法以及所执著的不同于世道的价值观时，袭人便视之为“疯话”而不理。在女性文化世界中的另一个著名的痴情人黛玉，亦是以她的“依今葬花人笑痴”而被视为“有些痴病”（第二十八回），此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如此的“痴情”之人，他们用情的生命已上升至一种物我两忘、混融成一气的境地。在此境地中，他们以一片痴心去观照外界的人、事、物，他们也将内心所执迷的有别于现实的“理想”也一并投射出来。他们用情挹注的对象常可见证他们的内在价值世界，例如：宝玉常将清净洁白的女儿视为在污浊现世的一个清洁理想的存在，而黛玉也以己比花，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第二十七回）。于是，在每一个“凝视”的当下，当此用情对象触动了用情者的心中向往时，用情者便容易呈现出“痴意”与“痴态”出来。宝玉即常在面对清净女儿或具女性秀美气质的存在时，面对她们的秀美、娇憨与多情，便常不知不觉地“痴”了，除了常恨身不得为女儿身之外，更是在对方面前自觉污秽。例如当他一见到“人品出众”的秦钟时，^②便“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更觉得自己“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知锦绣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第七回），又或者对有着一面之缘的穿红衣服的袭人姨妹留恋不已，而忍不住地对袭人说道：

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第十九回）又或者他会痴心地恨不能追随女儿而去，例如他随众人到铁槛寺，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村庄姑娘二丫头时，便是“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第十五回）。如

①根据脂砚斋的批语，原小说的未回写的是“警幻情榜”，而榜上列出六十个（一说一百零八）人名，各有评语，而脂砚斋有时把这些评语称为“芳讳”，黛玉是“情情”，而宝玉则是“情不情”。根据统计，脂批共有11条提到了“情不情”与“情情”。甲戌本第八回的脂批，便以为“情不情”就是：“凡世间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后来红学家便依此来说明黛玉乃用情于有情人身上，而宝玉则用情于有情之人与无情之物上。参考自吴竞存《说“情不情”和“情情”——曹雪芹笔下歧义结构初探》，见吴竞存编《红楼梦的语言》第2~8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②在宝玉的同性关系中，并不存在由地位年龄所决定的尊卑与主被动，而是以欣赏、尊重、体贴等方式来解消了同性恋中的“性”意识。小说以宝玉和那些秀美男子的同性爱来对比薛蟠只顾自己满足的同性淫欲。在女情的意义世界中，凡具有女性的妩媚秀美特质者，无论是有如社会尊贵地位者的北静王，或者是处社会卑下地位的戏子，如琪官等，均成为他忍不住忘我凝视的对象。例如当见了宝玉和那些有着女性气质的男性交往时，旁人便多以“在外流荡优伶”（贾政以为，第三十三回）罪不可恕的心态视之，或者便是以暧昧的“我可拿住了”（薛蟠语，第二十八回）的心态看待，而惟有此中人（宝玉和那些男子）深知其间的差别。

此不通世人情理的痴念头，实是内在理想投射的缘故。如果清净洁白的女儿展现了执迷的痴情时，那更是叫宝玉为之痴上加痴了。例如，当他听闻藕官烧纸钱给死去的龄官，只是因二人戏里做夫妻，如芳官所说：

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龄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第五十八回）

此真假混融，超越性别的痴情，更是宝玉闻所未闻，因此：“宝玉听说了这篇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说：‘天生这样的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第五十八回）正因藕官的痴情与多情，正合了宝玉心中的价值观，反照自己，便觉得自己的污浊不堪了。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龄官画蔷”，第三十回在回目上便透露了玄机：“龄官画蔷痴及局外”，此回便叙述到宝玉无意中在蔷薇花架下见一女儿在哽咽流泪，因这女孩“大有林黛玉之态”，所以宝玉“不忍弃他而去，只管痴看”，多情而又痴情的龄官，以无限的心事化为地上的一个又一个的“蔷”字，小说这么叙述道：

里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十个“蔷”。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外面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看他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第三十回）

这两个痴人，一个在自己相思成痴的情况下，全心专注在不断写着对方的名字上；一个则是在不忍对方如此熬煎的情形下，在观看的当下也陷溺在这种痴情中。他们都全心地用情而两相忘在自己的情境里，直到忽然落下雨来，他们也都浑然不觉自己衣裳湿了。直到宝玉发现对方的衣裳都湿了，以“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一语，惊醒那仍在痴境中的龄官，而龄官因枝叶所遮，望向宝玉所站之处，不辨男女地说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

外头有什么遮雨的？”也才一语惊醒了在痴境中全身淋湿的宝玉。尔后，宝玉又亲眼目睹了龄官与贾蔷相互一心为对方的痴情时，更是“不觉痴了，这才领会了画‘蔷’深意”（第三十六回），认真地将这视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对他的启示。

以此执迷的“痴情”，投注在外界的物象上，就有将其拟人化的用情了。黛玉即是将她自己的善感多情，投射在“花”、此自然界的美丽化身之上，以作为她可感知的对象。因此，她抱着宁愿自己不为世上污秽之现实势利所玷辱的心情，而移情到花朵的身上，以让它能洁净来去，而不叫世人糟蹋，故而要将它埋葬，随土化了，回归它干净的面貌。宝玉亦是如此，当他面对着满身满书满地的落花时，原本要将它们抖落下来，却怕自己的脚步踏坏了它，只得将花瓣兜在衣服上，尔后方与黛玉一同葬花。另外在第五十八回即叙述到宝玉更是将女儿的出嫁与杏树混融在一处，而不禁伤心地对杏树流泪叹息，宝玉的“痴情”更可展现在雀儿于枝上的乱啼一事上。且见小说这样叙述：

正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宝玉的此种呆性痴性，正是因为将女儿的出嫁际遇与杏树做了联结之故，所以，方会悲叹流泪。

宝玉与黛玉的这种超越世道人情与淫欲向度的痴情生命样态，正是因在对花的痴情上，有着相同的价值观，于是进而更有了互为知己的心灵感通。宝玉与黛玉的关系，确实也是女性文化世界中用情至深的感情事例，^①他们除了在相互体贴的过程中，彼此走进了对方的心灵世界之外，更有着互为知己的主体性关系，而这实是奠定在彼此具有的共同的价值观上。第二十八回叙述了黛玉在受了委屈之后，一人独自于山坡上葬花。一首葬花吟，悲悲戚戚地为她诉说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伤悲，她藉由伤花、伤

①在女性的意义世界中，男女之情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在小说第五回叙述到，在太虚幻境的宫门上的横书便是“孽海情天”，而对联则是“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这说明了人在红尘中，较易为感情所苦的感情类型，便是男女之间的感情了。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中，男女感情最后都通向夫妇人伦关系的贞定，作为其最后的据点。所以在名位序列的讲求下，较多讲求的是女性应如何修为、准备，以期日后成为夫家的人妻、人媳，举凡《女教》《女训》一类的书均是以这方面的教导为最后的准的，男女的感情都被正当化于人伦的关系中。女性在此关系中，她的人格特质与才干，都为此父权价值所范限，也就是说，女性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存在，是以能增进家族利益与和谐，并且恪守家国价值之规范，为最高的考虑标准，如果不能为此服务或具备此价值认知，则通常会处于较不利的位置。《红楼梦》中所开启的女情意义世界则呈现了：不从属于家族或父权规范的另外一面的“男女之爱”的价值。此中便是以宝黛恋情为代表。

时、伤逝，来诉说着自己内心的感慨。当她忘情地哭诉时，惟一进入到黛玉心灵世界的宝玉，则早已是心有所感地“恸倒山坡之上”（第二十八回）了，宝玉深深地为黛玉的主体特质所吸引，因为在她身上，有着他也认同的价值观，一种超越着时空的敏感以及对世道种种的拒斥。而他们即是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彼此相知相契的关系的。第三十二回当湘云劝他应该留心庶务，谈讲些“仕途经济”的时候，宝玉说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而窗外的黛玉，听闻此言，便有“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的欣喜与感慨。

宝黛共通的价值观念见是不合乎世道人情世界的价值的，而他们也确实是在人生价值观的共知基础上发展他们互为知己的关系。他们会忘情地为对方拭泪、拭汗，也会以“你放心”（第三十二回）的话，而彼此心领神会。这其中最大的关键，乃在于他们有着同样“用情的生命高度”，所以，他们最在乎的不是将对方独占为己，而是一片痴心为对方，让对方能懂得此心。

三、由“痴情”而“感伤”的生命情怀

如此执迷陷溺的“痴情”生命，往往在当下美好事物的审美观照中，和姐妹们相聚的美好时光里，以及对自身青春年华的美好存全里，均有着在当下时刻尽情忘我的“感伤”。此感伤的缘由，乃来自于对这些美好种种的终于幻灭的敏感与多情。

对于明知终将归于幻灭的种种，仍有着执迷的痴情与强烈的感伤，事实上也正是小说在开卷第一回与第五回的太虚幻境中，所展现的一种“感伤情怀”。在第一回的作者自序中，便说明了因“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因着不愿众闺阁中的好女子，随着长期历史的忽略而泯灭，所以，要编述以传，传之于后。又有空空道人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说明了经由石头的载述，而使空空道人有着一切转瞬成空的了悟，终于从见色而生情而后转入空，一切均终于“空无”与“幻灭”。所以，这也是为何在第一回作者自序的部分，会特别提到“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本书立

意本旨”了。作者在此表达了他的“用心良苦”，也藉由他自云曹雪芹所在的地方为“悼红轩”，来说明为众女儿哀悼之意。^①并藉由批阅此书，而题一充满作者痴意的绝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此处的“荒唐”与“辛酸”原是矛盾而不协调的语词，“荒唐”是从世道价值来看，而“辛酸”则从其中执迷的真感觉真感慨而言。这两种矛盾的语词竟统合在作者身上，再加以作者在世人都云“作者痴”的情形下，不计利害、不顾一切地耽溺执著于其中，所以，更是痴上加痴了。此中作者的“痴”意，即在必得要透过传述的闺阁女子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价值来展现。如此的感伤，到了第五回宝玉游太虚幻境时，更藉由“千红一窟”（谐音“千红一哭”）的茶与“万艳同杯”（谐音“万艳同悲”）的酒，以为女儿而哭而悲的隐语来强化。而对这一切的无奈与感伤，作者更透过“红楼梦引子”的“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的感伤诗句来表达。事实上，借着第五回中对书中的女儿的后来命运发展的隐语，亦可知一个个的女儿往后的发展都有着不幸的结局。

如此的“感伤”情怀，除了充斥在小说的主述立场上，作者更将其寄寓在主角宝玉与黛玉的身上。就宝玉而言，对他最感伤的事，便是清静洁白的女儿“不在”了。这“不在”可分为两方面而言：一是形体上的离开，如姊妹们离他而去，不再理他，姊妹们出嫁，或者是姊妹们的死亡殒落。二是在价值认知上的远离以女性文化的价值世界，如姊妹们有着须眉浊物所处世界的价值世界——“往仕途经济上走方是正途”这样的想法。这两种情况，都会让宝玉如痴似呆，或者说出一些人所不解的呆话来。

就第一种的情况而言，首先以宝玉感受到姊妹们将离他而去，或者是以男女分际为由而不再理他时最为感伤，因那是发生在宝玉身上最为切身的当下感受。例如当从小一起的丫鬟袭人以“要回去”的骗词来诓宝玉，好下箴规时，宝玉便感伤地叹道：

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我一个孤鬼儿。……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

^①俞平伯早在1922年说：《红楼梦》是为“悲金悼玉”而作的，金是钗而玉是黛。此即意在悼红的意思上，哭女儿的悲剧性命运。俞氏之文后来引发了“钗黛合一”说的讨论。笔者以为，在小说中，作者主要是对一般女儿深表同情的，所以，常借宝玉对她们的体贴，来说明对她们处境的理解与同情。此处是以生理上为女性来说，至于女儿所认同的价值观，则尚不在此考虑之内。由于无论是女情的黛玉或者是世道人情熟稔的宝钗，均不免在此父权的结构底下，有着不幸的命运。作者对此事是抱着惋惜感伤的创作立意的。俞文收于俞氏著《俞平伯说红楼梦》第90~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

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

(第十九回)

如此的感伤实是奠基在痴情人内在深处的“孤绝感”，此孤绝，只有在清静洁白的女儿身上，以及那所代表的纯美世界中才能寻到依归与安顿。也因此，宝玉面对同自己一样的痴情知己黛玉时，最常说的便是“理我不理我”之类的话。在宝玉为黛玉第二次砸玉，闹得不可开交之后，宝玉便郑重地向黛玉说道：“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第三十回)宝玉内心深处的以女儿为尊的价值观，使得他深恐自绝于此行列之外，所以，若他视为知己的黛玉自绝于他，那便是最为伤感难过的事了。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方能了解，当紫鹃以黛玉“要家去了”的话试探宝玉时，宝玉为何更是难耐地越发呆了的缘故了：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涨，……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去连我也带了去。”(第五十七回)

此之外，还有着人为促使女儿离散的一件大事，那便是抄检大观园。这次的抄检大观园，其结果是宝玉在痴情之下的这种狂态，是他自己所完全不知的，^①这里的痴迷之态可说更胜以往。当然，除使得与宝玉亲近的一些丫鬟被逐，宝钗也趁便搬走，顿时热闹而充满了欢笑声的女儿天地，消失无踪，只留下淙淙的流水，且看小说这么描述：

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因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似改作凄凉了一般，更又添了伤感。……心下因想：“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悲感一番……大约园中的人不久都要散的了。(第七十八回)

在宝玉深深的悲叹中，可知女儿们的离散，是天地间如此无情的事，因此，倘若因着姊妹们要出嫁这个原因而造成姊妹们的远离，更是他深为之惋惜不已的，除了因为清静洁白的女儿从此离他而去之外，更重要的是，她们将会沾染了男子的浊气，而此是更

教人觉得不堪的。所以，他是一听到女儿嫁人的话，便浑身不自在起来。例如，当他无意中听到袭人的姨妹，如今十七岁，各样的嫁妆都齐备了，一年后便出嫁，宝玉是“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啞了两声。正是不自在……”(第十九回)宝玉对女儿出嫁的感伤，实是来自于他不愿清静的女儿深陷在污浊的世道中的。然而，因为这是世道人情的自然运行法则，所以，他只好对女儿既定的“嫁人”命运，怀抱着无比的惆怅与感伤来看待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他一想到邢岫烟的出嫁，再仰望满株的小杏便不胜伤感：

“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第五十八回)

宝玉对女儿出嫁、年华不再而红颜如槁，是有着双重的伤感的。因为这代表着，清静女儿的被玷污，与清静美好的理想，逐渐在时间长河里的幻灭不再。自然，一思及此，他便会对着“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杏树垂泪不已了。

倘若，一遇女儿死亡殒落，宝玉便将他的一腔幽愤以寄寓诗歌的方式来抒发。黛玉的影子晴雯，被王夫人逐出之后，便死在自己家里，宝玉感叹之余，便以“女儿芙蓉谶”来祭之。第七十八回的回目上，便以“痴公子杜撰芙蓉谶”来说明宝玉的心思。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篇“芙蓉女儿谶”处处以有别于王夫人口中丑化女儿的用词，而对女儿作了最怜惜、最伤感的哀悼，如其中有力的四句：

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

这四句完全推翻了王夫人的“妖精”、“放浪”、“狂样”、“祸害”等对长得好、有勾引之嫌的女儿的污蔑，^②反而将地位卑微的丫鬟，上升至一“完美”女神

^①第五十七回写道：“湘云之症已愈，天天过来瞧看，见宝玉明白了，便将他病中狂态形容了与他瞧，引的宝玉自己伏枕而笑。原来他起先那样竟是不知的，如今听人说还不信。”

^②从父权制中对女儿的价值标准看，藉由王善保的告状，大约可整理出几条“罪状”：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得像个西施的样子、能说惯道、妖妖趑趄、不成体统。这几大罪状，再加上王夫人当着晴雯面数落的：清狂样子、浪样儿、花红柳绿的妆扮(第七十四回)。尔后，那些老婆子们又以“祸害妖精”之语，幸灾乐祸地说晴雯(第七十七回)。便可见出所谓与“贤良”女子标准不符的价值评断。

的地步，这是对以“世道价值”来评断清静女儿的一种最深沉哀痛的陈述，既对此女儿命运无可力救，便只能以无比之哀思来追悼。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宝玉倾注全部的心力，一番痴情地化为诗句时，惟一进到宝玉此哀悼感伤世界的人便是黛玉了，这种情形也正与当黛玉葬花，在个人天地中一吐心中的感伤时，也惟有宝玉能进到此中与其相感的情形十分相契了。倘若一连串的人事变化，都因情而起，那么更会让宝玉无比感伤，而弄得情色若痴。如在第七十回小说描述宝玉在历经身旁之人的变化之后的状态：

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

如此的严重情形实因女儿以及男女之情而起，痴情人宝玉对此转瞬的变化，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方才会有如此异于平常的情形出现。

除此，宝玉对女儿惋惜感伤的第二种情况，便是发现了女儿为世道价值所影响，而说出一些有负天地灵气之所钟的话，或者对宝玉进行劝说与洗脑，要他多往仕途经济上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宝玉认为女儿劝说他要往仕途经济上走的这些话都是“混账话”（第三十二回），说这些女儿都入了“国贼禄蠹”（第十九回）之流。如此，他人以为理所当然的劝谏，在宝玉眼中，便是有负清静闺阁本色的事。他的感伤乃来自于，他要逃避的世道人情父权种种，竟已侵入到他所认为的惟一净土上，而女儿们竟也不自觉地以父权之标准来规劝宝玉，所以，他沉痛之余，除了“抬脚就走”（对宝钗如此），便是在女儿面前哀叹闺阁之不幸了（在宝钗与湘云面前均如是）。

同是痴情人的黛玉，则有着与宝玉不同向度的感伤。宝玉的感伤多半是怜惜女儿的清静美好，或随人事的改变、或随时光的流逝而有了变化；而黛玉的感伤则有着对自己个人以及对女儿群体的哀挽了。黛玉的感伤多半藉由诗词创作来抒发，就她所写的二十几首的诗词中，或多或少都有在自己处境

与心情上的自挽性质，其中以“葬花吟”与“桃花行”最具有代表性意义。就黛玉的葬花而言，“葬花”可说是黛玉的典型艺术形象，因为其中代表着诸多深刻的象征意义。“葬花”的“花”意象，指涉的是女儿，所以，葬花即是“葬女儿”。在第十八回“于是贾政方择日题本”句下脂批即言：

至此方完大观园工程公案，观者则为大观园废尽精神，余则为若许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冢。^①（P332）

此“葬花冢”，仿佛也是女儿们未来的隐语。虽然，大观园是个欢乐自在的女儿天地，但在这同时，它也是个未来的“女儿冢”。此处极为吊诡的设计，事实上，正是敏感的黛玉在园内葬花的一个象征意义。清静自洁的女儿生命之美以及所代表的女性文化的价值，终究会无可避免地走向毁灭，而在明知终不可久长的前提下，又执著陷溺于此价值中，便更增其感伤与哀情了。

黛玉的两次葬花，正是她“感伤”的生命情怀的最好说明。一次是第二十三回叙述到的她因为想保有花的洁净（隐喻保有女儿的洁净）而常“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来葬花。宝玉原是要将花撂在水里，但黛玉以为：“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一语说中了宝玉的心思，于是他便“喜不自禁”地来一起收拾。这种为存全一个暂时的当下的美好，^①而珍惜地以自洁方式来保有不受外力侵扰污染的想法，都深植在宝、黛心中。在黛玉的话语中，有着惜物的真性情，“葬花”已是人所不解的痴了，为花所感，则更是深一层的痴病，这种“痴病”惟有遇到宝玉，才能获得理解与赞同。而另一次则是因前晚吃了宝玉与丫鬟的闭门羹，引发了她对自己处境的感伤，更扩而大之，则是对众女儿处境的哀挽，所以隔日便独自在花冢旁悲戚地发而为“葬花吟”，脂批曾感叹地评曰：

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下批。^②

①对当下美好的存全与女儿群聚的美好，宝玉与黛玉都有着相同的感受，在此终会幻灭的认知上，他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第三十一回记述到有关宝黛对聚散的看法。黛玉的看法是：“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而宝玉则是：“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没趣；只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因此，黛玉是“天性喜散不喜聚”，而宝玉则是“喜聚不喜散”。

②引自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第53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另外，在第二十七回前的总批亦言：“葬花吟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故用在饯花日诸艳毕集之期。”（第516页）同一回的回末另有脂评曰：“埋香冢葬花乃诸艳归源；‘葬花吟’又系诸艳一偈也。”（第532页）都在说明“葬花吟”在大观园以及女儿国中的象征代表性意义。

脂批之言颇能说明该首诗歌的感人力量。在黛玉忘记时空，专注忘情地感花伤己时，正是众女儿在交芒种节，为了替花神饯行而欢喜热闹地在大观园中饯花。敏感多情的黛玉，较之其他女儿，她却在饯花之日，有了对花朵飘零的更深一层的体悟。她伤花也伤己，从花朵飘零的命运中，也同时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更看到了女儿群体的命运，她从“红销香断有谁怜”开始，便将“有谁怜”的花朵命运与自己的女儿处境作了结合。此中有着对“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残酷描述，也有着“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深情执著，更有着“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无奈与感伤。女儿处境就在黛玉的吟哦呜咽声中，有了最强而有力的表达，这也是黛玉对自己以及女儿群体所表达的哀挽之情。

由黛玉所表彰的这一种“感伤”的生命情调，可说是一种对明知不久长的美好的一种“执迷”。在女性文化所展现的审美的生命价值上，当下的美，原是瞬息即逝的；女儿所带起的美好，也终将会幻灭在时光长河中的。这正如“葬花吟”中所说“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一份感伤，正也巧妙地深深撼动着偶然进到此中来的宝玉。宝玉的感伤可说又将女儿美好的幻灭拉到了另一个层次：

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宝玉的“恸倒在山坡之上”的感伤，从黛玉推之于其他女子，再推之于自己这须眉蠢物，再推之于这园里的种种美好，都终将幻灭。在宝玉物我两忘的恸感中，上升至一抽象的哲思，此中的哲学意蕴正如梅新林所说：“‘葬花吟’所引发的沉痛感慨实已具有深刻的形而上的哲理意味：生命的必然毁灭以及必然毁灭后的无归宿感！”^{[3] (P32)}这种因着对幻灭的体察而有的“执迷”，更加深了感伤的意味。

一贯而下的感伤基调，在黛玉的“桃花行”诗中，又再一次地体现出来。此时的感伤意味，因对比着

万物逢春而欣欣向荣的气象，更显出其哀伤与荒凉。特别是其中的几句：

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第七十回）

此中所蕴含的深意，惟有宝玉能深切体会，所以在众人称赞此诗时，惟有他暗自落下泪来。而当宝琴诌他是自己所作的诗时，宝玉更是断定这“自然是潇湘子稿”，如他所说原因正是：“……妹妹（宝琴）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做此哀音。”（第七十回）这份心灵相感的默契，实因来自于他们彼此在生命的“感伤”境界中，有着相同的对女儿种种以及对世界的一个共通的价值观。而黛玉的才情又较宝玉为高，所以，当她一接触到曲词中耐人寻味的内容时，她便会心荡神驰，不能自己。例如：宝玉悄悄拿给她看的《会真记》，她是“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第二十三回）。此处的“词藻警人”，并未具体说出，但下面进行的情节则可进一步阐明。待到宝玉离去后，黛玉闷闷地独自回房时，正走到梨香院女孩演习戏文的地方，逐渐飘来的词句，让黛玉是愈发地忘情感伤了：

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第二十三回）

黛玉的“心痛神痴”依然来自于对美好幻灭的感伤，此处“水流的意象”与“鲜艳的花朵意象”以及“美好的年华”凑合在一处，可说是把“美”的消逝的一种令

人无奈而又执迷的情感都激发出来了。特别对于痴情人黛玉而言,在戏文所开出的美感世界,与现实人生,发生了奇妙的融合,以致在二者混融与物我合一的情境中,黛玉便忘情而伤痛得不能自己了。而这些却是倾向世道人情价值的宝钗所以为的“……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第四十二回)。此中对比,正可见此痴情而感伤的女性文化生命高度与境界,是如何的与世道人情价值分途殊异了。

四、结语

《红楼梦》构建了一个以宝、黛为主所开展的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在此意义世界中,展现了“痴情”的生命境界。小说在此深化了“痴情”的意涵,此中,从“情”出发的执迷、物我混融,进至忘我的生命境界,是小说刻意凸显的一个为世人所不解的意义世界,使其有别于男性意义世界中所强调的拿捏合宜的世道人情,以及拿捏不合宜的淫欲陷溺。

而此“痴情”的生命样态,终究要面对执迷对象的归于幻灭,因此,从“痴情”而至“感伤”的生命情怀,便是必然的生命样态的发展。此种痴情而感伤

的生命情怀,不同于男性文化意义世界中的强调“目标价值”的执迷^①,它是单以对象物的“审美性”的“兴发”与“感通”来作为全心挹注投入的重心。《红楼梦》作为一部女性文化的构建文本,它初步确立了一个大致的蓝图。我们在此文本中,也可就其中的代表人物身上,看到了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中的生命样态。此“痴情”而“感伤”的生命情怀,也可说是最具表征性的生命特色,至于这种生命特色与男性文化的差异,本文碍于篇幅,仅略作初步的说明,关于此,将有待日后再作更细腻的比较与阐述。

参考文献:

- [1] 周汝昌.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9.
- [2] 陈庆浩. 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M].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86.
- [3] 梅新林. 红楼梦哲学精神[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闵虹)

(责任校对 夏启良)

Spoony Compass of Female Culture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 Viewpoint of Gender

LI Yan-mei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aiwan Nanhua University, Jiayi 622,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meaning world of female culture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hich take JIA Bao-yu and LIN Dai-yu as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is meaning world, spoony compass and its connotation are embodied. The novel is very meticulous about the life compass of infatuation and self-denial, which are not understood by people. The result that the spoony objects are doomed to disappear lead the life style develop from infatuation to sadness. As a constructive version of female culture,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uild up a blueprint, in which, especially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we can know the life style in the meaning world of female culture. This kind of life feeling, spoony and sad, is the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 of life.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emale culture; show consideration for; infatuation; sadness

① 男性文化的意义世界中,也有着看似的“痴”的生命状态。然而,此中不同的是,男性文化的意义世界中的“痴”,转而便是对“目标理想”的所谓“义无反顾”的“牺牲”。而此所谓的目标理想,全心贯注的目标,必须是行动者本身去判定那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目标”,如此方才会展现出“忘我的投注”。关于此可参见本人博士论文下篇三章第四节《女情的“痴情”与男义世界的对照》(《〈三国演义〉与〈红楼梦〉的性别文化初探——以男义女情为核心的考察》,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3年1月)。